



zhongguo zhenqi
dongwu gushi congshu
中国珍奇动物故事丛书



牦牛救主
雄之堡
雪线
地谷和鹰
一头白唇鹿

老人与鹤
花金猫
怪兽

牦牛救主

● 梁 泊 著
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HUBEI SHAONIAN ERTONG CHUBANSHE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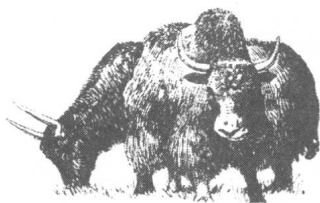
zhongguo zhenqi dongwu
gushi congshu

中国珍奇动物故事丛书

牦牛救主

maoniu jiuzhu

● 梁泊 著


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HU BEI SHAO NIAN CHU BAN SHE



目 录

牦牛救主 / 1

雕之堡 / 21

雪 线 / 3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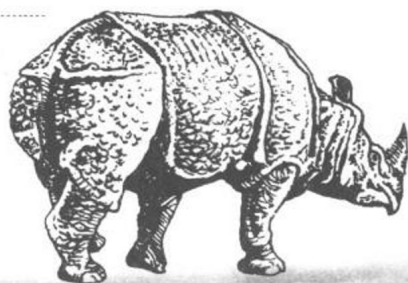
地谷神鹰 / 48

一头白唇鹿 / 64

老人与鹤 / 75

花金猫 / 88

怪 兽 / 103





M · N · J · Z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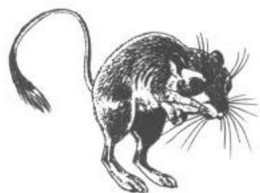
牦牛救主

春风刮过青藏高原，山坡上长满嫩绿的牧草，草梢儿在风中滚动着，好像绿色的海洋，浪花推动着浪花，一直涌向遥远的天边。

远山隐在白茫茫的云雾中，雪线以上的地方，披着白皑皑的冰雪，庄严而肃穆。

一只瞪着圆圆小眼睛的跳鼠，从草丛中探出头来，左右看了一会儿，就“嗖”的一蹦，向草地深处逃去了。它的模样像一只袋鼠，两条后腿长而有力，两条前腿抱在胸前，细长的尾巴伸在后面，一蹿一蹿，在草尖上划出一条又一条优美的弧线。

跳鼠惊动了一只正在远眺的旱獭，



跳鼠：哺乳纲，啮齿目，跳鼠科。前肢短；爪坚硬，用以掘土；后肢特长，适于跳跃。尾长，有平衡作用。一般尾端有毛束，末端通常为白色。常群栖，穴居。都有冬眠习性。以植物为食。中国主要有三趾跳鼠和五趾跳鼠。

它的身子胖乎乎的，正站在洞穴旁的土台上，用后肢站立，转动着身子，向四周望着，看见跳鼠惊惶的样子，感到不妙，转身钻进洞中去了。

这时，空中出现了几只兀鹰，它们平展着翅膀，绕来绕去。

我在草地中走着，顺手采集一束路边的野花。这儿的花很奇特，茎都很矮，叶子很小，花却开得特别大，特别鲜艳，大概是因为这里是高原的缘故吧！

每年春天，我都要到百里坡牧场来，把一束野花，献到我的朋友桑木措的墓前。它的墓没有什么标志，只是在草丛中，堆起几块石头。石头上，有我用藏刀刻的它的名字。

我总忘不了它。它是一头牦牛，一头雄壮而富有朝气的野牦牛，可它死了，桑木措是为我而死的，我能获得第二次生命，多亏了它的友情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它。

几块灰色的石头在视野中出现了，它显得孤零和冷落，我心中立刻升起一种难言的凄楚。

“桑木措，好朋友，我来看你来了！”我眼中含着泪，一条腿跪下去，恭恭敬敬地把野花摆在墓前，“你听见了吗？桑木措，请回答我呀！”

再也听不到桑木措“哞哞”的叫声了，它不会同我玩耍嬉戏了，也不会从我的手中舔盐巴和抢草束了……它已经死了，死去6年了，可我同它朝夕相伴的事，就好像发生在昨天。

我解开腰带，把藏袍脱下来，平铺在桑木措的墓前。我仰着脸儿躺下来，闭上眼睛，立刻陷入了往昔的回忆……

二

6年前，有一个重要消息，传到了姆洛山。

政府要为藏民修一条公路，派来了很多汉族兄弟，这是一件天大的喜事，人们奔走相告，很快就传遍了高原的每一个角落。

“乡亲们！我们不能坐享其成，应该去帮助修路！”我阿爸是个牧人，他挥舞着双手，对人们呼喊。

“对！汽车就要开进山里来了，走，我们去工地！”人们附和着。

于是，一支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，在一个太阳刚刚升起的早晨，向筑路工地走去了。每经过一个地方，都有人加入进来，人越来越多，还有人杀牛宰羊，带着食物，去犒劳汉族兄弟。

那一天，工地上非常热闹，汉族兄弟开了盛大的欢迎会，人们坐在工棚里，围在火堆旁，有说有笑，欢声笑语，载歌载舞，大口喝酒，大口吃肉……

我真羡慕那个地方，想去认识几位汉族叔叔伯伯，可惜，我阿妈有病，躺在黑毛帐篷里起不来，奶奶年岁也大了，我没有办法离开家。

旱獭：哺乳纲，啮齿目，松鼠科。体粗壮，长37~63厘米。头阔而短，耳小而圆；四肢短而强，前肢的爪特别发达。尾短，略扁平。体背一般为土黄色，杂以褐色；腹面黄褐色。穴居，群栖，以植物为食。



一段时间后，公路修到离我家很近了。夜静的时候，我们听见开山的炮声，看见天上闪着亮光，如果有风吹来，还会裹来灰蒙蒙的尘埃，洒落在地上。

我终于得到奶奶的允许，带着青稞酒、奶酪、糌（zān）粑面到筑路工地去了，那可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场面，汽车来回奔跑着，它好像一个怪物，瞪着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。它很有力气，就好像神灵附了体，能把很多的沙石、铺路材料飞快地运走。

除了汽车，还有推土机、铲车，带两个大碾子的压道机……

我来找我的阿爸。

“这满工地上都是人，你阿爸么……”那位阿叔搔了搔头。

“我……”

“来！我带你到指挥部去！”那位阿叔领我走进一座木屋子里，对一位满脸大胡子的老爷爷说：“这孩子走了很远的路，是找他阿爸来的，请您给他想个办法吧！”

“行！”老爷爷说得一口流利的藏语，可他是汉人。他走到桌边，从一个小黑箱子上，拿起一个勺子似的的东西，对着耳朵和嘴，摇摇那黑箱子的把儿说话了：“喂！你们那儿有个叫夏古次仁的吗？”

对方回答：“没有！”

老爷爷问我：“你叫什么？住在哪儿？”

“我叫扎西，从姆洛山来！”

老爷爷反复对着那个勺子喊了多次，终于，对方传来了消息：“夏古次仁在炮位上！”

“炮位在哪儿？”我问老爷爷。



“很远！等一会儿，我拦一辆汽车送你去！”老爷爷说。

“老爷爷！你喊话的勺子是什么？”我好奇地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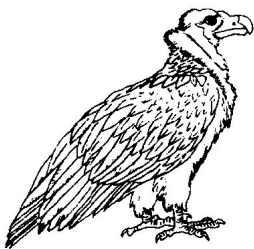
老爷爷笑哈哈地说：“这是电话机！”

工地上有好多东西我都没见过，感到很新奇，本来还想再问问老爷爷，可惜，一辆汽车停在了房门口。

“上车吧！扎西，祝你好运！”老爷爷说。

“谢谢您，老爷爷！”

于是，我这个生长在高原上的孩子，就好像腾云驾雾似的，第一次坐上了汽车。



兀 鹰：鸟类的猛禽，羽毛褐色，头颈部少毛，上嘴勾曲，视力很强，腿部有羽毛，利爪，能捕食山羊、野兔等。亦作“鸢”。

三

汽车把我送到工地的最前沿，我远远的就看见阿爸站在一个石堆上。

“阿爸——”我把头探出车棚，用力地挥着手。

“扎西，你怎么来了？”阿爸像似责备我，但脸上没有怒色，“家里都好吗？”

“好。是奶奶叫我来看看你的！”我说。

阿爸用手按着我的肩头说：“这里一切都好，来，先到屋里呆一会儿，可不能乱跑，懂吗？”



“嗯！”

“我得去打炮眼了！”阿爸转身要走。

我问：“出去看看行吗？”

“别往远走，就在近处转转吧！”

我觉得这里什么都稀奇，什么都有趣，什么都想看一看，什么都想摸一摸。

“突突——突突——”从山腰处传来一阵巨大的响声，那声音很大很刺耳，把人的说话声和汽车的鸣叫声都淹没了。

我看见很多人推着一根又大又长的铁钎子，正往山石中钻，那震耳的“突突”声，就是从那儿传来的。我阿爸就在那里。我真羡慕他，不久前，他还是个摇着赶羊鞭的牧人，只几个月工夫，就变成一个凿岩机手了。

我想，等我长大了，一定要到山外去，同汉族兄弟交朋友，也一定能学到很多东西的。

“注药了！注药了！”有人喊。

我看见阿爸他们拖着凿岩机，从山脚下撤出来，又有几个人快步跑上去，不知把什么东西，往阿爸他们打的窟窿里塞。

“扎西，快过来！”阿爸朝我招手。

我忙跑过去，同阿爸一起躲到防护墙后边。这时，我听见哨子响了，工地上的人，纷纷后撤，转眼间，山根下就空无一人了。

“这是干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引爆！”阿爸回答说。

第二声哨子响了，工地上静悄悄的，只见一个戴柳条头盔的人，手里摇着小红旗，嘴里叼着哨子，在山根上转了一圈，快速地退了下来。阿爸说，第三声哨子一



吹响，这半边山就会坍下来。

就在这时，突然，从两座山峰中间，慢悠悠地走来一头野牦牛，它的身边还跟着一头小牛，它们悠哉游哉地一边吃草，一边往前走。

“糟糕！”阿爸喊了一声，“快把它们轰走，大家一起喊。”

于是，整个山谷里响起了“哦嗬——哦嗬——”的喊声。还有人敲起了脸盆、水桶，抛掷石块……两头牦牛掉转头，跑进山峰中间不见了。

第三声哨子响了，只沉寂了片刻，接着就响起了连续的爆炸声，“轰——轰——”……

火光闪动处，浓烟弥漫，石块冲天而起，整个工地上一片烟尘。

烟尘过后，人们冲出防护墙。只见那头小牦牛，“哞哞”叫着，在倾泻而下的石雨中，趑趄趑趄地跑着，母牦牛不见了。阿爸忙跑过去，按住小牦牛的脖子，把它拖出险区。

再看那座山，真如阿爸说的，倒塌了一半，露出嶙嶙的峭壁，山底下，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块。

人可真了不起呀！



野牦牛：又称猪声牛，体长可达3米，肩高2米，雌体较小。它全身有长毛，为黑色，尾蓬生，下腹、肩、股、肋密生毛，耐寒而粗饲，善攀山。它产于青藏高原，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。



四

所有爆破下来的碎石，都被清理掉了，没有发现母牦牛的尸体，显然，母牦牛被炮声惊跑了。

小牦牛被炮声、石雨、烟尘弄得晕头转向，跑错了方向。它满身伤痕，工地卫生员检查发现，它并没有伤筋动骨，真是万幸！

工人叔叔伯伯们，每天都要出工，照料小牦牛的事，就交给了我。我自然很乐意，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桑木措。

桑木措很乖，也很听话。我不再满工地乱跑了。每天，我都带着它，到工地附近的山坡上去，那儿绿草成茵，桑木措吃得可香了。

它吃草、玩耍、休息，我就趴在地上寻找虫草。这种草很奇特，根像一条虫，根的顶上长出一根草茎，那草茎是黑褐色的，半寸多高。虫草有很高的营养价值，是高原上的特产药物。我们姆洛山上也有。但没这儿的

多。

桑木措吃完草，常到坡下的一条河里去饮水，那水总是温的，好像它的发源地有热泉，天冷的时候也不冻，还常看见它冒着白气儿。

我喜欢在河里给桑木措洗澡。从工地带来一个桶，盛满了水，朝它身上浇，再用一把刷子，从头到尾地刷，刷了再冲，冲了又刷，弄得桑木措溜光锃亮。

牦牛的特点，就是肋部和腹部的毛特别长，可以一直拖到地面。可桑木措是一头小牦牛，耸肩和额角的特征，还未完全显露出来，因此，人们第一次看见它，分



不清是小牦牛，还是家养的小黄牛。

每当工地吹响哨子，收工的时候，我就割一捆青草，喊上一声：“桑木措，我们该回去了！”

我在前面走，它就慢吞吞地跟在我的后面。有时，我已经走很远了，它还在草地中站着，我不理它，继续赶路，它就跑着追过来。

有一次，我快步走回工地，钻到别人的房子里，把身子隐藏起来，同它捉迷藏。小牦牛跑回来后，找不到我了，它就一座木房一座木房地挨个找，还焦灼地“哞哞”叫。

它终于找到了我。小牦牛顶开房门，把头伸到我怀里蹭来蹭去。

“扎西！你这牛倌当得不错！”大家都这样夸奖我说。公路向前伸展着。阿爸他们要迁移了。

“扎西！该回去了，奶奶会不放心的！”阿爸对我说。我点了点头，向阿爸探问道：“我可以把桑木措带走吗？”

“不行，它不是家养的牦牛！”阿爸拒绝了我的要求，“让它回到山里去吧！”

阿爸说得对，桑木措是大自然的，我没有权利把它带走。我又一次领它去吃草、刷毛，我搂着小牦牛的脖子，把脸贴在它的肩头上，轻轻地说：“桑木措，咱们要分手了，你要好好过日子啊！欢迎你到姆洛山去！”

我相信，它一定听懂了我的话，它默默地站着不动。

我哭了，眼泪湿了桑木措的皮毛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悄悄离开了工棚，没敢再看桑木措一眼，就悄悄上路了。



五

来工地时，我的脚步匆匆，恨不能长上翅膀，可往回走的时候，我的脚步变沉重了，心中装满了惆怅。我惦记着桑木措，它找不到我该怎么办呢？

我慢吞吞地朝着回归姆洛山的方向走。我的心充满了眷恋，总想多看几眼，我真怕流下泪来，叫人笑话。当我走上山顶时，我忍不住回过头来。

修完的路段，就像一条蜿蜒的河流，白亮亮地在山间扭来摆去的。我看不见它的头，也看不见它的尾，路的头和尾，都被山挡住了。

我看见公路旁，那一排排火柴盒似的小房子了，这就是工地。我在那儿住了20多天，同叔叔伯伯们都混熟了。我还看见小房子一头，用木板围成的栅栏，桑木措就呆在那儿。

人们正忙着拆迁，有人在揭瓦，有人在搬东西，大汽车停了一长排，有的装杂物，有的装行李，还有的鸣着喇叭蠕动着……

突然，我看见了桑木措，它只是一个小黑点儿，好像昂起头在吼叫，但没人顾及它。于是，它开始走动了，它横跨过闪光的公路，先是慢悠悠地走着，而后就跑起来了。

“哞哞——”我隐隐听到它的叫声。

但我看不见它的影子，山崖遮住了它，是的，阿爸说得对，桑木措是属于高原的，它有自己的生活，要走自己的路。



我决定走了，继续走我自己的路，可刚抬起脚来，我一下子愣住了。桑木措迎面跑过来了。

“桑木措——”我张开双手。

“哞呜——”

就这样，桑木措寸步不离地同我回到了姆洛山。奶奶热情地迎接我，她也十分喜欢桑木措，把最好的饲料拿出来喂它。

阿妈在我额头上吻了3次，她说：“扎西，你长高了，也长壮了！”

一次，我同奶奶到强巴爷爷的帐篷里作客，大家围坐在一起，喝着青稞酒，吃着抓羊肉，气氛十分友好。这时，主人请奶奶唱歌。

奶奶年轻时，一定是位好歌手，她唱得十分动听。就在这时，帐篷门被推开了，桑木措把头伸进来，“哞”的叫了一声。

人们都哈哈大笑起来，强巴爷爷很高兴，让他的儿媳倒了一碗羊奶，喂给桑木措喝。喝完了，它还不走，一直等到我离开帐篷。

另一次，桑木措在草地上玩耍，突然被3条狗围住了，它扭头就跑，狗拔脚就追。桑木措跑得很快，狗也追得很急。桑木措猛地回转头来，狗正好冲到它面前，它就左右一甩头，同时把两条狗打倒了，另一条狗绕到桑木措的后面，想偷袭，结果，被桑木措蹬了一蹄子，接着，又用细长的牛尾巴，抽了一下。

3条狗没捞到便宜，狼狈地逃跑了。

还有一次更有趣儿。

姆洛山北边，有个地方叫夏夏，那儿有个寺院，寺

院外边是个市场，市场上有佛器、酥油和祭物，还有皮毛，食品、土特产和蔬菜，应有尽有，五光十色，琳琅满目。

奶奶是位虔诚的佛教徒，她叫我到集上去买香和蜡烛，桑木措也跟我去。

我走在前边，桑木措跟在身后。我正在买蜡烛的时候，发现桑木措不见了，原来，它看见了路边的菜摊，并趁人不备，把嘴伸了过去，吃了小贩的菜。

“这是谁的小牦牛啊？”小贩大喊着。

我急忙跑过去，给摊主道个歉，并赔偿了损失。

桑木措真逗，它好像觉得自己的主人吃了亏，又低下头去，从菜篮中叼了一口，津津有味地吃起来。

“这……”小贩指着桑木措，气得说不出话来。

我摊开两只手，拍拍身上，表示再也无力赔偿了。然后，我把右手按在心口处，朝摊主鞠了一躬，表示歉意。

桑木措就是这样一头惹是生非的小牦牛，可我还是非常喜欢它。

六

阿爸回来的时候，已经是第2年的初秋了。公路还没有完工，但已经修得很远了，当地的藏民接了班。公路工程指挥部，给阿爸他们披红挂绿，开了庆功会，敲锣打鼓欢送他们上了汽车。

阿爸还戴了大红花，可真光荣啊！

我们全家都热烈欢迎阿爸的归来，一连几天，帐篷里都坐满了人，强巴爷爷最爱听修公路的事情了。



阿爸也很会说，他把那条公路比作彩虹，是一条五彩路，是连接高原和内地的一座金桥。

那时候，桑木措已经快3岁了，它长壮了，是头大牦牛了，它的角弯曲着，好似插在头上的两把利剑，脊背黑蓝色，肋下的长毛，几乎拖到地面，好像披着一件大蓑衣。

“咦！扎西，你怎么不听话，还是把桑木措带回来了？”阿爸皱起了眉头。

“是它跟我回来的！”我把当时的情景，讲给阿爸听。

阿爸沉思了一刻，说：“这不怪你，可还是应该把它放回去！”

“它都养熟了。”

“不是理由！该分手的时候，还是得分手啊！”

我没说什么，听从了阿爸的决定。

挑了个晴朗的日子，我和阿爸一起带着桑木措，进了姆洛山。我们左转右绕，终于在雪线附近遇见了一群野牦牛，它们正在草地上吃草。

“回到你的群体里去吧！”我扳着牛角，附在它耳边低声地说。

桑木措站着，望着远处的牦牛群，它好像听懂了我的话，边走边回头，缓缓地朝牛群走去。

桑木措走远了，我向它挥挥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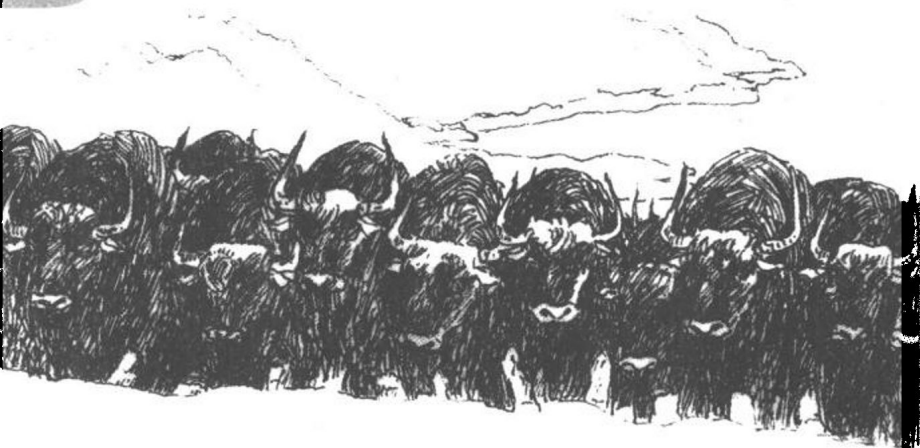
“咩——咩——”

“咩——”

野牦牛群叫着，桑木措也叫着。

“扎西！我们走吧！”阿爸催促我说。

我有些恋恋不舍，但还是跟着阿爸走了。



此后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没有看到桑木措，我想它一定同野牦牛和睦相处了。

但是，有一天，桑木措回来了，它还带来了一头小母牦牛，它们一前一后，走到帐篷前，“哞呜——哞呜——”叫着，不停地踏着蹄子。

“桑木措回来了——”我大声喊着，飞快地跑过去，亲热地同它顶着脑门儿。

奶奶也很高兴，把饲料撒在地上。两头牦牛吃起来。

“噢！这牦牛真叫怪，走了两个多月，还是回来了！”阿爸搔着头皮，脸上挂着微笑。

“你懂得什么！它是找到了媳妇，回来报喜的！”奶奶笑着解释。

这次，阿爸再也没说送桑木措回山的话，可桑木措

